

幻觉

[日] 渡边淳一

著

李迎跃 译

上海译文出版社



幻觉

「日」渡边淳一

◆ 著

李迎跃
译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幻觉/(日)渡边淳一著;李迎跃译.

—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5.7

ISBN 7-5327-3758-6

I. 幻... II. ①渡...②李... III. 长篇小说—
日本—现代 IV. I313.4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5)第 063878 号

幻 觉
渡边淳一

© 本书中文简体字版经作者授权

图字:09-2005-302 号

责任编辑 顾生根

特约编辑 曹 杨 曹怡波

封面设计 王小阳

本书中文简体字专有出版权

归本社独家所有,非经本社同意不得连载、摘编或复制

幻 觉

[日]渡边淳一 著

李迎跃 译

上海世纪出版集团

译文出版社出版、发行

上海福建中路193号

易文网: www.ewen.cc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上海商务联西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开本 890×1240 1/32 印张 10 插页 6 字数 257,00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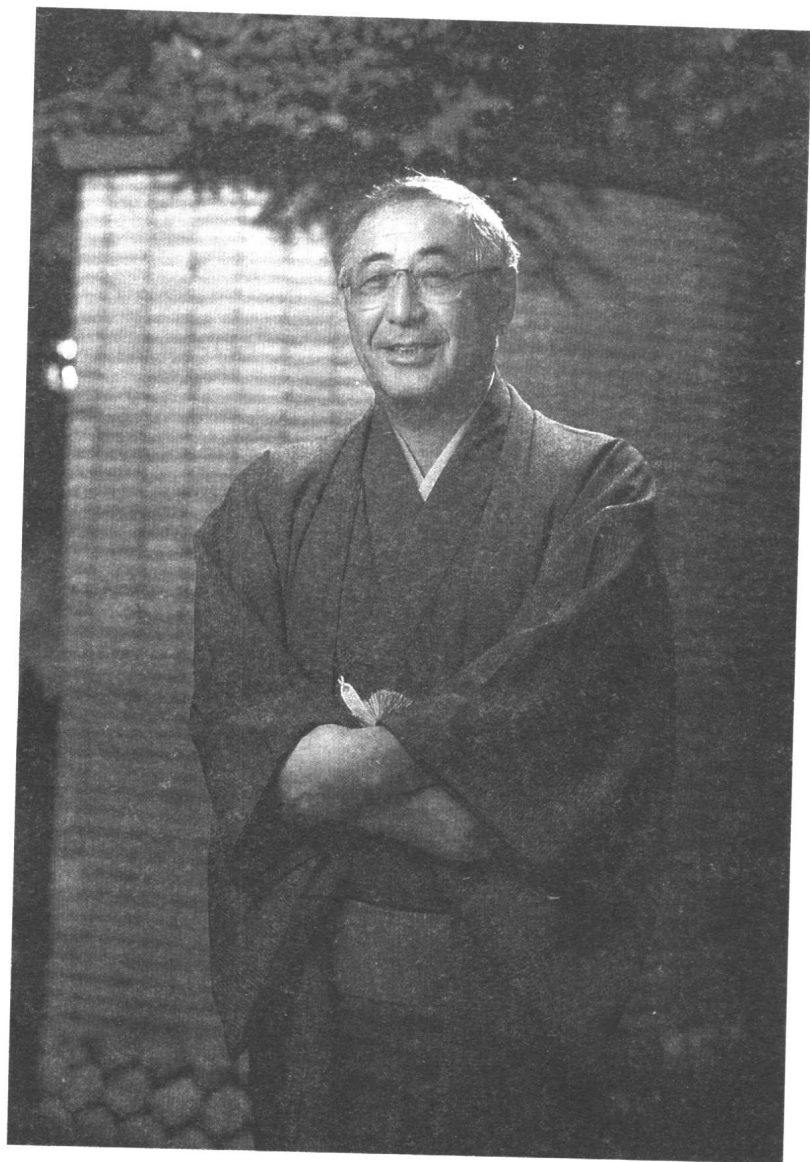
2005年7月第1版 2005年7月第1次印刷

印数:00,001—40,000册

ISBN 7-5327-3758-6/I·2129

定价:20.00 元

本书如有缺页、错装或坏损等严重质量问题,请向承印厂联系调换



渡辺 淳一

虚拟世界中的执着与迷失

汪涌豪

文学是人类求证其自由本质,并努力实现这种本质的特殊方式。这种自由既包括行动选择的自由,更指向人内在的精神自由。渡边淳一向来认同这一点,所以他向人展开的文学世界几乎是一个听由人任情出入的虚拟世界,这个世界的主题是爱,它虽与现实大有关系,但一旦从其笔下发端,便与现实相隔绝,不但有自己的节奏和逻辑,更有比现实还感人还合理的生命。

与村上春树多写年轻人的爱不同,渡边淳一的小说大抵以表达中年人的爱为主。并且这种爱与人们一般遭遇的不同,多是一种陷在危机和困境中的爱,是肉体挣脱灵魂看管后的冒险和放诞,即所谓畸恋或非常之恋。故从《一片雪》到《失乐园》,几乎每出版一部,都构成对人视觉和道德的挑战。几十年来,人们不断地究问他为何坚执于这样一种写作,但他不管不顾,我行我素。显然,这已不是用率性而为就解释得过去的事了。

在这方面,他有自己恒定的理解。在他看来,人们惯常所见到和所经历的生活是僵硬而乏味的,它束缚人的自由,泯没人的

灵性,它的展开过程必然与真爱的变异与失落相伴生,其情形一如现在人们都在说的“审美疲劳”。为此他竭力主张人应勇敢地抵抗这种乏味,乃至一夫一妻制这种合理而不合情的制度安排,活出精彩与充实。并既不孱于承认自己在生活中有真实的抵抗,更在小说中予以倾力的铺排与发扬。由于深知人世间潜在的非伦理的欲念,用知性或理性的方式去处理往往行不通,所以创造让这种欲念得以倾情演出的虚拟世界,便成了他写作的基本选择。从这个意义上说,他称得上是一个多情且深于情的人,没有人比他更耽美,也因此,似乎没有什么小说比他的更唯美。

不过,尽管如此,这次他的新作《幻觉》一开始还是让我们感到了接受的困难。36岁的精神科医生冰见子才高貌美,不屑于一大群有身份人士的追求,却容纳“我”,一个平庸护士对她的绮思,并进而委身于“我”。但不久,“我”发现医生有谜一样的身世:她在父亲死后一人独居,与母亲的关系异常紧张;她并不像人想象中的那样自爱,相反与各色人等乃至妓女约会;她对病人有选择地加害,以致惹上官司,最后为求解脱自缢而死。最后作者告诉我们,她所有这一切的自暴自弃,都起因于早年与父亲的不伦关系。因为这种爱在以后长久持续的影响,使她根本无法展开新的生活,接受新的感情。这里要特别说一下的是,那个被她加害而死的病人也十分喜欢自己的女儿。她对这样的男人,怀有太复杂的感受。

虽说小说中父亲从未出场,但因有平庸委琐的“我”的反衬,其形象仍呼之欲出。这也使得冰见子情愿背对世界到另一个时

空歇脚的孤冷性情,变得很可以理解。不过,即便如此,读者仍然有理由发问:难道可以理解就对么?

这就不能不说到一种文化的深刻影响了。我们知道,日本是一个崇尚神道的国家,历史上神道对性与爱大抵持一种开放的态度。加以平安时代从中国引入真言密教以染达净的观念,再经由江户时代好色风尚的推动,日本民族形成了对性爱独到的宽容的看法,这种看法影响了日本人的审美观,并在以后造成了性爱主义文学思潮的风行。渡边所钦佩的谷崎润一郎乃至佐藤春夫、永井荷风等近现代唯美作家,都不同程度地受到过这种思潮的影响。而日本自古就有的姐弟或兄妹圣婚创造岛屿的历史故事,更使得人之爱很容易漫过伦际的边界,归附于惟情论的指引。至少在唯美作家那里是这样的。爱是十丈软红中唯一的意义,是夜夜盗取情人的美丽。它仅关乎爱本身,而与爱人的身份无关;它仅关乎自然,而与道德和伦理无关。没有爱,人生便不过是一场绚丽的浪费。既生有何欢,则死又有何惧?

所以,小说中的冰见子对于死可以有出人意料的淡然。她的感官一次次地看到人生表面的欢娱,心底全是生命根柢处泛起的苍凉。一如穿过樱海构成的霞障,她看到的只是赤红的月亮,没有其他。

应该说,小说对人物的刻画是精细的,小说的氛围也让人想得到日本民族“幽玄”、“妖艳”和“寂静”的传统意境。稍感不够的是,比之《失乐园》等其他作品,作者没有给我们展开人物生活在其间的更广阔可信的背境,因此尽管这种有违常情和伦理的情感

在日本社会有其真实的原版,且上个世纪以来,小说如吉本芭娜娜的《N·P》,电影如《女教授东乡和她的助手》等对此已有过表现,但小说在反映日本社会的宽度和深度方面,仍让人觉得稍稍稀薄了一些,有一种尺水兴波寸山起雾的不切实的空无感。想来,深陷在现代社会苦恼中的人们,他们的情感世界经常是支离破碎的,人生视境也不可能完整,让他或她在抽空了生活复杂性的凄美空间中抛开现实的拘限,回到看见对方的第一眼,并由此痴迷下去,一念不升,这终究不够现实。所以,从某种意义上说,小说做不成缓解当代人精神失落的启蒙,而适足成了人规避焦虑和迷失的祷文。

至于小说中的性描写基本上可以认为是必需的,因为它是先被作家的情感征服后,再收容于作品中的,但也不是说不可以有别一种写法。记得法国诗人瓦雷里曾说过,大多数情侣对对方思想的陌生,就像他们对对方身体的熟悉一样。我们在小说中“我”与医生的交往过程中就看到了类似的尴尬。当然,作者这样写,有用以反衬或渲染女主人公诡秘性格的考虑。但有没有出离真爱的范围呢?或许有些出离吧。

中 文 版 序

在中国,特别是在北京、上海等地,我的作品拥有众多的读者,我倍感喜悦。

尤其《失乐园》、《丈夫这东西》等畅销日本的作品,受到了广大中国读者的欢迎,我由衷地表示感谢。

由此我也发现,中国和日本的读者在夫妻关系、男女恋爱的感性认识上,有着极其相近的地方。

在这一点上,我深深地认识到,和只是单纯追求小说故事情节的美国读者相比,中国和日本的读者在欣赏故事情节的同时,还能品味人物的心理矛盾和有关自然风景的描写,都具有相当高的文学素养。

这次出版的《幻觉》,是一部描写美貌的精神科女医生和比她年轻的部下之间的恋爱小说,同时也是一部剖析现代精神病医疗的社会小说。

读者沿着纵、横两条主线阅读这部小说的时候,倘若能够通过作品,对现代社会中人们各种心理沉疴有所思考,我将荣幸之至。

渡辺淳一

2005年6月10日

目 录

墓地樱花	1
心理治疗	17
昏睡状态	38
强迫障碍	57
情人旅馆	73
适应障碍	97
无法治疗	117
人格异常	153
用药过度	181
突然死亡	204
保存证据	233
丑闻现世	259
人格崩溃	288
朦胧月夜	306

墓 地 樱 花



是樱花开得过于绚烂，还是因为春天皎洁的月光洒满了大地，亦或是由于在墓地这种地方，冰见子医生做出这样的事来，是我怎么也没想到的。

是的，那时冰见子医生冷不防把手伸向了头顶纵情绽放的樱花，折了一枝下来，并把它呈“一”字形横着衔到了口里，冲我微微一笑。

一刹那，一股冰冷的、毛骨悚然的感觉窜过了我的脊椎。

这究竟是怎么一回事？

不错，冰见子医生是精神科的一位女医生，有着倾国倾城的美貌，正如画卷中描绘的才女一般。这样一位女医生，为什么会突如其来地亲手折断一枝樱花，并把它叼到了口里。

那天晚上，我们先在银座共进了晚餐。地点就在冰见子医生平时经常光顾的那家位于银座四丁目的意大利餐厅，餐厅坐落在一座大厦的三层，透过餐厅的窗户可以俯视下面的银座大道。

那天碰巧是东京樱花盛开的日子，在银座，来来往往行人的脸上，都呈现着一种情不自禁的喜悦，樱花使整个街道都充满了一种令人神往的感觉。

当然，在我的心里，比过往行人更加欢欣雀跃，我沉浸在一种巨大的幸福之中。

事实上直到这次约会梦想成真为止，不，即使现在我们面对面地坐在这家餐厅里，我仍然不敢相信，这一切都是真的吗？

原因非常简单，仔细想想看，我只是冰见子医生开办的一家精神病医院里的一个护士，今年 31 岁，比她要小 5 岁。

对我来说，冰见子医生是一位高高在上、难以接近的女医生，突然得到和在医生当中以美貌闻名的女医生单独共进晚餐的机会，而且这次还是她本人直接约我出来吃饭的。

但是，冰见子医生为什么会和我这样的男人约会呢？整件事看上去非常不可思议，然而更让我弄不明白的是，晚饭之后她突然对我说：“去青山墓地吧。”“墓地？”我不由得重复了一句。

在银座约会之后接着要去墓地，这实在是一个离奇古怪且太富于跳跃性的邀请。

冰见子医生原本就有语出惊人的习惯，不久前在诊治病人时，她突然对我说：“你去买一个豆沙面包回来。”

我一下子回不过神儿来，“啊？”正在接受治疗的患者好像也跟我一样吃惊。

这是一位 32 岁的女性患者，曾经两次自杀未遂，这次又吞服了大量的安眠药，幸好发现及时，马上进行了抢救，总算没出什么大事。

因还需要在精神上进一步进行治疗，所以她被从附近的急救医院送到了我们医院。

冰见子医生在询问患者自杀动机的时候，突然提出要我去买豆沙面包，而且还特别强调了“要买十文字屋的”。

那儿的豆沙面包确实非常好吃，冰见子医生的父亲在此地开设内科医院的时候，那家面包店就已存在，而且我知道冰见子医生也非常喜欢那家店。

但是在治疗过程中，冰见子医生为什么会突然想起那家面包店呢？

事后我曾经问过冰见子医生，她回答得非常干脆：“那位患者被救

活以后肚子非常饿，所以我才提出去买面包的。”她说话的时候，仿佛这件事跟她没有半点儿关系。

患者的确在自杀未遂之后，经过几次洗胃，胃里变得空空如也。随后患者会陷入一种昏睡状态，几小时过后，当患者总算能睁开眼睛的时候，会遭到一种异样的饥饿感的袭击。冰见子医生是基于这种考虑，才提出要我去买豆沙面包的吗？

总之，有一点可以肯定，就是我马上去买豆沙面包了。

看着看着病，可以突然要我去买豆沙面包，所以在晚餐之后，听到冰见子医生说去墓地这种要求，我也就不会感到十分惊讶了。青山墓地就在青山大道南面的入口处，从银座去的话，坐车有二、三十分钟就够了。

我从来就没反抗过冰见子医生，事实上我也没有反抗的资格，只有惟命是从。

冰见子医生起身的时候，我原本觉得餐厅的账应该由我来付，但她很快叫来店长，优雅地递上信用卡。我转念一想，反正我只是医院的一名雇员，而且是她主动约我的，不付账也就算了。

在这样一个美丽的夜晚，为什么她会动念去青山墓地呢？“为了去看樱花啊。”她回答得非常干脆。

青山墓地樱花确实很多，而且今晚正是花团锦簇的时候，只是在那种地方，真能欣赏樱花吗？

一说起银座附近晚上的樱花，人们立刻会想到皇居周围的千鸟之渊及隅田川沿岸的樱花，去墓地看樱花，这种提议让人总感到有些古怪。

“那里的樱花有什么与众不同吗？”我问。

“我的樱花正在等我。”冰见子医生头也不回地直视前方回答。

“你的？”

青山陵园的土地属于东京都所有，但那儿有属于个人的樱树实在不可思议。

“您家的墓地在那儿吗？”

“不在。”冰见子医生冷淡地回答，接着又说道，“也不是非有属于自己的樱树不可啊，只要我心中认定这棵樱树属于我就行了。我把那儿的一棵最年轻美丽的樱树定为自己的樱树，每年我都会去看它。”

这时冰见子医生的目光突然变得梦幻般迷离。

“那棵樱树特别可爱，‘好漂亮啊’，每年我都会这样赞美它。今年它也会花团锦簇的，等着我的到来。”

当然，去墓地欣赏晚上的樱花也许并不是一件坏事，如在千鸟之渊或上野等地，直到三更半夜还有许多赏花的客人，熙熙攘攘，热闹得很。换作墓地的话，去的人也少，说不定倒可以尽情地慢慢欣赏樱花。

不管怎么说，我先出去叫了一辆出租车，司机听到我说“去青山墓地”的时候，表情变得非常惊讶。我们并不理会，坐了上去。出租车驶过六本木隧道，过了青山火葬场以后往左一拐，就到了青山墓地中间的大路，我们在那儿下了车。

“十分寂静吧？”

正如冰见子医生所言，整个墓地静悄悄的，空气非常清新，我本来以为没人会在夜晚来这儿观赏樱花，但是却看到道路上三三两两的人们一边散步，一边观赏樱花。

原来如此，这倒是一个不为人知的赏樱胜地，道路两边生长着高大繁茂的樱树，虽然没有什么特别的照明，但是在几处街灯的灯光和朦胧的月光映照下，晚上的樱花仍然看得十分清楚。

“尾崎红叶、大久保利通以及齐藤茂吉的墓地都在这里。”

冰见子医生一一向我介绍，这些名字对我来说几乎都很陌生，只知道都是些过去的名人。放眼望去，周围的这些坟墓古老而又坚固，有些坟墓被打扫得干干净净，有些却已是杂草丛生了。

我们沿着中央大道浏览着左右两边的墓地，走了 50 米左右往左一拐，冰见子医生停了下来。

“这就是我的樱花。”

我仰头望去，只见并排的几棵樱树当中，有一棵最矮的、最多也就是五、六米高的樱树，显得比周围的樱树都要年轻，连细小的枝头都缀

满了樱花，整个就像一把巨大的花伞悬挂在夜空之中。

“漂亮得惊人吧？”

的确如此，这棵樱树与其说美得动人，不如说美得惊人更为合适。正当我边想边眺望樱树的时候，冰见子医生忽然抚摩着树干低声细语起来。

“谢谢！今年也为我竭尽全力开满了樱花。”

我在旁边望着她，忽然觉得窥探到了冰见子医生从不为人知的另一面。

冰见子医生是一位精神科的大夫，在多数情况下，她不是诊治患者，就是对我们这些护士下达指示，总体来说，她那种冷静而果断的态度给人的印象很深。她的鼻子、眼睛的轮廓非常分明，身体修长苗条，与其说有一种温柔的美感，不如说给人一种精干的印象，隐隐地包含着一种冷漠，使人感到难以接近。

这样一个冰见子医生，竟会在爱抚樱树的同时，对着樱花倾吐无比慈爱的话语。

接着她又从手中的皮包里拿出一个小饮料瓶，打开盖子，朝着樱树的根部浇起水来。

“多多吸收水分，快快长大吧。”

冰见子医生身高约有一米六六左右，体重大概 45 公斤，一件白色的短风衣裹着她窈窕的身体，整个人靠在樱树的树干上。再配上夜晚的樱花和朦胧的月色，总觉得有一种看画中人的感觉。

我被冰见子医生身上那种至今从未发现的母性深深吸引住了，她浇完水以后，又把饮料瓶装入了皮包，往后退了一步，重新仰望着樱花喃喃自语：

“十分绝妙吧？”

我用力点了点头。不愧是冰见子医生，连欣赏樱花的目光都与众不同。

我边思索边凝视着她，这时她忽然伸出右手折下一枝樱花，然后张嘴一口叼住了它。

瞬间，我产生了一种错觉，仿佛樱花的精灵从天而降。这时冰见子医生却伸手把这枝樱花递了过来。

我不知道自己究竟该如何是好，这枝樱花是我憧憬已久的冰见子医生口中叼过的花枝，我当然非常想伸手接过来，但又觉得这样显得自己脸皮太厚，正在我犹豫不决之际，听到冰见子医生轻轻说道：“喏。”

我这才把樱花接了过来，冰见子医生刚才叼过的地方，仿佛还能感到一点微微的湿痕，所以我也咬紧了这枝樱花。

“味道甜美吧。”这时，冰见子医生又喃喃自语道，“樱花都发疯了……”

我不自觉地点了点头，然后又慌里慌张地摇起了头。冰见子医生一动不动地仰视着樱花。

“花篮子没有了。”

“花篮子？”

“对，没有了花篮子，花变得疯狂了。”

我才明白她指的是这棵艳丽的樱树朵朵竞放的样子。

这棵樱树怒放的样子确实超出了一般樱树，真好像失去了一切禁锢。我正在琢磨的时候，听见冰见子医生用在门诊室诊治患者时那种清晰而冰冷的口吻说道：“这棵树有狂躁症吧。”

“狂躁症？”

我重复了一遍，才发现冰见子医生用的是精神科的专业术语——狂躁症。

精神科里所谓的狂躁症，其实就是指情绪处于一种异常高昂的状态。再具体一点说，就是从身体动作到精神表现都十分激烈，因为一点琐事就可以兴奋起来；而且思维异常活跃，想法一个接一个，如果不说出来就会坐立不安，而且内容大都间断跳跃。在表述自己不着边际的想法时，身体也活泼多动，头脑一热，就随意到处乱走，主动和不相识的人搭话。与此相反，情绪低落，时常沉浸在不安或悲伤的状态当中，称为抑郁症。在患者当中，狂躁症和抑郁症交叉出现的情况很多。

狂躁症的特点在于话题时常跳跃变换，由于内容符合逻辑，所以还不至于给人一种支离破碎的感觉。

事实上眼前这棵樱花也是如此，一眼望去好像开得非常疯狂，但实际上并不是无规则乱开的。它还是在应该开花季节，随着周围的樱花一起开放，只是开花的时候过于绚烂耀眼，给人一种玩命开过头了的感觉。

这时我才觉得似乎明白了冰见子医生把这棵樱树定为自己的树，并于夜晚前来探望的理由。

想到这里，我忽然被一种新的不安抓住。如果冰见子医生喜爱患有狂躁症的樱花，那她本人会不会同样患有狂躁症呢？我慌忙否定了自己的想法。

就在我默默无语的时候，冰见子医生再次摸向樱树的树干，轻声细语道：“再见，过一段时间我还会再来。”

樱树仿佛听懂了一般，随风轻舞的枝头抚弄着我的面颊，数片花瓣恋恋不舍地飘落而下。

刚刚进入4月，在春寒残留的夜晚，冰见子医生竖起短风衣的领子，昂首挺胸地向前走去。

我走在她身旁落后半步的地方，还在思量自己刚才怀疑冰见子医生患有狂躁症的事情。实际上，精神科的医生们在诊治患者的过程中，也有人会逐渐趋于古怪。在这方面我也一样，在接触了一定数量的患者之后，有时也会觉得异常的人正常，而被社会认可的正常人，在我眼中看起来却有些异常。看着如此绚丽多彩的樱花，冰见子医生变得有些狂躁也没什么不可思议的。看上去十分坚强，实际上又不时露出脆弱，这也许正是冰见子医生的魅力所在呢。

这样想着，我们不知不觉地回到了墓地中央刚才下出租车的地方。

“那我从这儿就回去了，你怎么办？”

突然听冰见子医生这样一说，我变得手足无措起来，她迅速向停在附近的出租车招了招手。

“我就回家了，没事儿吧？”

冰见子医生这么一说，我也只好点头。当我呆呆地傻站着的时候，她又道：“刚才说的事情，你好好考虑一下。”说着坐进出租车，轻轻一摆